

古老的甲骨文，离我们并不远

●赵晓霞

日前，教育部、国家语委等相关主管部门正式对外发布中国申报的甲骨文项目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甲骨文向世界证明了它的魅力，实现了中国记忆向世界记忆的升级。

“汉字对世界尤其周边国家产生过长远的影响，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正是其价值得到世界公认的体现。”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杜占元如是评价。

有文字记载历史提前1000年

100多年前，清代学者王懿荣在一种被称为“龙骨”的中草药上，发现了细小的刻画。后经专家考证这些刻画是甲骨文，由此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1000年。

“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过‘安阳殷墟有三宝——甲骨文、青铜器、都城遗址’，这是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进程的角度，高度评价甲骨文的价值和意义。”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说。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宋镇豪介绍，甲骨文堪与西亚两河流域发现的距今5500年左右的泥版楔形文字、北非尼罗河口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的古埃及碑铭体圣书文字及后来衍变出的纸草僧侣体文字、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古印度印章文字、美洲民族公元初期发明的玛雅文字等交相辉映，是世界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中的五大古典文字。

“甲骨文属于公元前14至公元前11世纪殷商王都内王室及贵族人群的占卜刻辞与记事刻辞，也是中国最早的成文古文字文献遗产。刻辞载体主要是牛肩胛骨和龟甲，也包括其他动物的骨骼。其内容为研究中国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史和早期国家与人文社会传承形态，提供了独特而真实可贵的第一手史料。”宋镇豪说，“是寻绎中国思想



游客在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博物馆中参观刻有甲骨文的卜甲。

李嘉南摄

之渊薮、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之由来、特质、品格与演绎渊源的最真实的素材。”

甲骨文是汉字的鼻祖

宋镇豪认为，甲骨文是汉字的鼻祖，是研究汉字原初形与汉语言语法最早形态的重要素材。甲骨文的字体构形和文辞体式，与当今的汉字及现代汉语语法结构一脉相承。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林沄以“璞”字为例解释说，“从这个字的刻写形态看，像巨岩上长满了石林，巨岩下是双手持握工具挖凿玉石。从中可以了解当时采矿的情景，是非常客观的史料。”

在宋镇豪看来，早在3000多年前已经有一个比较健全成熟的、自成体系的语言、词汇、句法和语法系统。现代汉语语法中的名词、代词、动词、介词、数词、某些量词等，在甲骨文中已经基本具备。

“此外，甲骨文内部有比较统一的语音系统，它构成中国秦汉以后汉藏语系的重要源头。由于甲骨文的发现，使汉语言学的原初形态和汉语语法的早期特点已经由很难讲清变得可资精细研讨。”宋镇豪说，“值得一提的是，甲骨文书体造型与行文走向具有的高起点、合规度、具变宜的书学要素，先声正源而导流后世书艺。其刀笔、结体、章法三大要素，显出早熟性的特色，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晚后书学的流变，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滥觞。”

甲骨文要从书斋走向大众

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传承至今，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但甲骨文其实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日常使用的汉字中。”中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给笔者举了个例子，

“比如我们常见的汉字人、手、口、足等，都是由甲骨文延续到现在的。”

数据显示，甲骨文自1899年被发现，至今近120年以来，先后出土约15万片，单字量约4400个，可识可读可厘定的约2400个，其中约1400个见于现代汉语字典。

但是认识并释读甲骨文却并非易事。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对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由此可见破译的难度。

据黄德宽介绍，在3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甲骨文的一些字被淘汰，如今可见的一些疑难字需要专家的释读。“但我们所说的真正把甲骨文认出来包括厘清一个字的字形构造、读音、用法、含义等，这非常不容易。”

从“一片甲骨惊天下”到如今，近120年的时间里，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文研究成果显著，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集大成的甲骨著录与文献集成相继问世，甲骨文相关工具书也越来越完备。尤其是近年来，殷墟甲骨正得到更为全面精细的整理与研究。

以此次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11家甲骨收藏单位之一的故宫博物院为例，收藏甲骨约23000片，数量位居世界第三位。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该院对这些院藏甲骨已经展开了专门的保护与整理研究工作。“2014年，我们申请到了国家立项，计划用6年的时间，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整理研究，并向社会公布。”

但关强同时强调，申报不是目的，而是开始，“甲骨文的释读、研究、甲骨文文物的保护、利用等，任重而道远”。如何让甲骨文从“书斋走向大众”，更需要



【河北沙河大坪村】

红砖古村藏太行

●史自强

古代“睡”字无睡意

●刘绍义

古代战争防御色彩。如巷道与巷道之间，多处留有石拱门洞，一旦有敌来袭，村民可随时将洞封死，以阻进犯之敌。按照地势不同，有的巷道被抬高，与低处巷道相交处垒砌落差可达四五米，形成陡峭的红石高台。如遇敌侵犯，村民可迅速登台，居高临下进行打击。

红色的大坪村，背后还有一段红色历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129师先遣支队在队长张贤约的带领下，自山西出发，进入河北，支队总部就设在了大坪村。此后，大坪村成为军用物资的中转地，也成为抗日战争中著名的百团大战的主战场之一。

“鬼子入侵了村庄，他们实行‘三光’政策，好多房子被他们一把火烧毁了！”说到这里，彭志民的眼角闪着泪光。后来得知，抗战期间，他在大坪村担任儿童团团长，他的童年在炮火中度过。

时光荏苒。如今的大坪村宁静、祥和，不时引来游人参观。夕阳西下，走得有些乏了的彭志民坐在石阶上歇息。他黝黑而泛着红光的脸庞和背后的红砖石墙，似融为一体。

垣绿树成荫，翠鸟啼哦；秋季黍禾丰收，金玉满坡；冬季虽略显萧瑟，但若下了雪，则会呈现出银蛇飞舞之美。

一路上，跟随彭志民慢踱在村中小巷上。伴着间或出现的狗吠声，以及拎着农具与我们不断擦身而过的村民，他讲起了大坪村的历史。

村子始建于清朝康熙九年（1670年），时有一个名为彭楼之的人，携妻带子迁居此地，占产置业，繁衍后代。如今，大坪村除一户人家为牛姓外，其余均为彭姓。

大坪村地势险要，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上至春秋，下至明清的一些诸如大仓、小仓、娲皇宫、秦王湖等古代战争遗留的痕迹，在村周仍可见到。

村里的石头房屋具有浓郁的

诗词鉴赏

出塞

●(唐)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赏析

这首诗被前人评价为神品，是唐代七绝的压卷之作。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

首先是气势不凡。你看，明明是作者眼前的一轮明月照耀着大漠边关，诗人却说这明月是秦朝的，这边关是汉朝的，而当年那经过万里征途来到边关戍守的人们血洒疆场，至今还没有回去。



饶宗颐，字伯廉，号选堂，1917年8月生于广东潮安，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80余年。他学养广博而专精，通晓多国语言，精通甲骨文、古文字学、上古史、艺术史、诗词学，乃至书画音乐，是享誉世界的著名汉学家。

哲人其萎，风飒木萧。1月6日凌晨，寒流南侵的冬夜，汉学泰斗饶宗颐先生在香港辞世，享年101岁。

笔者两年前采访过饶先生，最近正欲联系他再次采访。去年底，饶先生专程到北京出席“莲蓬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并把10件作品捐赠给国家。10天前，饶老在港参加了一场聚会，身体尚可，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然而，如雪片飞过的唁电都告诉我，这位善长仁翁确实驾鹤西去了。饶宗颐弟子、香港大学前

一百零一岁的饶宗颐仙逝 正以立身 奇以治学

●连锦添

副校长李焯芬表示，饶公是安详离世的，近期没有患病，可谓寿终正寝。香港各界人士的悼念活动随即进行。

1月6日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王志民在副主任杨健的陪同下赶往饶老家中，代表中联向其亲属表达哀悼和怀念之情，望他们节哀珍重。王志民表示，饶宗颐先生毕生学术耕耘不辍，艺术创作不止，文化传承不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践行者，是中华文化自信的表率。他的学术造诣、艺术成就和国家情怀受到广泛称赞，他是香港的自豪，也是国家的骄傲。

“饶公，你是香港和世界在学术和艺术界的瑰宝，我们永远怀念你！”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与饶先生感情深厚，1月6日下午，她代表特区政府看望饶老人家。

饶先生在亚洲文化、艺术、学术领域拥有很高声誉，以饶宗颐名字命名的文化馆、学术馆、国学院，在粤港多达七八个，例如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1月6日，港大署理校长谭广亨代表师生向饶先生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称“饶教授是香港大学大家庭的灵魂人物”。

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钱大康说，浸大的饶宗颐国学院将继续秉承饶公弘扬国学、贯通中西的精神，致力融合东西方汉学，经学研究优势。

他与钱钟书被称为“南饶北钱”，钱钟书曾称他是“旷世奇才”；他与季羡林被称为“南饶北季”，

季羡林曾说他是“我心目中的大师”。金庸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学术界尊他为“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饶先生是香港特区政府大紫荊勋章获得者，还获多项海内外的重要奖项与殊荣，包括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汉学儒林特赏、俄罗斯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等10余所大学的荣誉博士、香港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西冷印社社长、天一阁名誉馆长等等。2011年10月，编号为10017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饶宗颐星”。

饶先生著作等身，仅《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14卷20大册，就逾千万字。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他先后游历了法国、美国、德国等地。此外，首次赴俄，在饶先生眼里，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他90岁时仍壮心不已。在北大百年校庆上的发言中，他呼吁建立“新经学”，光大“五经”的精髓，重新发现传统经典的价值。

与饶先生近距离接触过的人，会感到他有一种超凡的单纯和自在。最近几年，饶先生偶尔出席一些活动，很少见客。两年前来访他时，约到一家潮州馆

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才能涵养出真正的文化自信

我们离经典有多远？2018年的第一天，不少人走进国家图书馆稽古厅，一睹天津阁《四库全书》真容。原稿原书原画，离人们只有最后一层珍藏库玻璃门的距离。参观之余，领一页字帖，坐在展厅里一笔一画地抄写书中内容，文韵也随着人群流动。文化的书画，在这样一次“观四库、抄经典”的读者体验活动中被打开。

读者、观众与经典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故宫打开《千里江山图》卷轴，中国美术馆展示徐悲鸿的“奔马”与“战马”，国家典籍博物馆将鲁迅生前收藏的大量中外美术类书刊整理陈列……在不同场地、以适宜的方式择精品而展，成了打开文化的一种共同选择。虽然只是吉光片羽，却也让人们在“拈花”之间，感受到穿越千年、跨越万里的经典散发出文化的沁人芳香。

藏，是为了存，也是为了传。这个传，不仅是传诸后世，也是传诸众人。一位学者在美国考察时，佛利尔美术馆馆长允许他在库房里对感兴趣的玉器进行测量线绘，并赠送了一些玉璧的原版彩色照片。这位学者想在书中使用相关素材，致信征询，馆长表示“很高兴在你的书里用了一些佛利尔收藏玉器(照片)”。无论是历史文物还是经典文本，最珍贵的莫过于其历史与文化价值，倘若不能被更多人欣赏、研究、传承，也就很难实现“价值外溢”。

当前，我们的文化视野不断打开，文物的“开放度”依旧有待提升。例如，有的场所作为历史遗迹，长期以“保护”的名义被“铁将军”把门；有的文保建筑，明明是开放的，普通群众却“没资格”进入；有的文物，被一些单位藏着掖着，生怕失去了研究的“首发权”。“文化遗产有自己的生命历程，自己的责任……服务于当下和未来，这样才是有尊严”。就像故宫博物院，开放区域越来越大，展出文物越来越多，文创形式也越来越丰富，才无愧于近600年积淀。可以说，从实物到数字，从文物修复到展示，开放的文化有着更大辐射力，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才能涵养出真正的文化自信。

面对文明的瑰宝、文化的结晶，人们会有一种与时间对话、与历史握手的感受。这是一代代人传承、发展着的文化，在鲜活心灵中的投射，促人思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性问题。这样的震撼，很多人感受得到，却表达不好。现代景观社会，各种“奇观”炫目，目迷五色却难以静心，思想容易扁平化。这个时候，让现代人有更多机会近距离接触、感受这些文明的宝藏，有利于形成自己的文化观念、审美趣味，让心灵和生活都更加丰盈；更有利于涵养时代的文化水位，让时代和社会都更加丰厚。这又何尝不是美好生活、全面发展所需？

《文心雕龙》有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在古人看来，人可以用内心感知天地之道、世界万物，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时，便容易产生文学、艺术，最终积累成文化、文明。但别忘了，对世界的审美感知、对文化的一次触摸不能空无对仗。只有真正推开文化的大门，打开经典的书画，让更多的人走进去，才能在新时代实现“美美与共”。

读文解字

古代“睡”字无睡意

●刘绍义

古时的“睡”字，不作“睡觉”讲。《说文》释曰：“睡，坐寐。”就是坐着打瞌睡，“目”从上向下才是“垂”，躺着就不是“睡”，是闭是关是合了。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此处的“睡”就是“坐寐”——打瞌睡。如果理解为秦孝公时时躺下睡觉，不仅语法上讲不通，情理上也说不过去。

《战国策·秦策》说苏秦“谈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欲睡”的“睡”也是打瞌睡，不然就讲不通。

“睡”是“坐寐”，那么古代表示“睡觉”的字又有哪些呢？

《说文》又说：“寐，卧也。”“寢，卧也。”说明“寐”和“寢”才是“睡觉”的意思。《诗·卫风·氓》中“夙兴夜寐”至今仍在用。《诗·邶风·柏舟》的“耿耿不寐”，《国语·晋语》的“归寝不寐”以及我们现在说的“梦寐以求”等都是这个意思。至于“寢”字，古籍上也

是数不胜数。《论语·公冶长》中的“宰予昼寝”，《论语·乡党》中的“食不语，寝不卧”，还有《战国策·齐策》里的“暮寝而思之”。

除此以外，古代指“睡觉”的词还有“眠”“卧”等等。《后汉书·第五伦传》记载：“吾子有疾，虽不省视而竟夕不眠。”《论衡·订鬼》说：“暮卧则梦闻。”“眠”字至今还与“睡”字并用，“卧”字也有“卧铺”“卧室”相袭。

“睡”字从“打盹”转化为“睡觉”，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到了唐朝，“睡觉”已开始普遍使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有诗为证：“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白居易《长恨歌》也有“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之句。

“睡觉”“睡眠”等词汇的出现，并没有让“寐”“寢”“眠”“卧”等字消失，如今的很多词语中还是沿袭了古代的用法，比如我们现在把睡觉的地方称作“寝室”“卧室”，有谁听说把它称作“睡室”的？

子餐叙，他被两个女儿搀扶着，但握手依然很有力。香港学者接到来自海内外的多篇唁电，要求转交给饶先生家人。他的影响在香港、南粤、内地，也在亚洲乃至世界，正如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所评价的，饶公博古通今，多年来述作不断，以大智慧启迪世人，他的逝世是香港乃至全球华人的悲痛。

浩荡光风静相候

●杨雪梅

不知从何时起，学术界就用饶公来称呼饶宗颐先生。这些年，越来越多像饶公这样高山仰止的学者飘零而去，哲人已萎，大厦将倾乎？似乎也没有。看着铺天盖地的文章把他们人生的枝蔓细细梳理，虽然关注不同，取舍有异，但相同的是，我们多么庆幸曾经有他们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他们是纯净的学者，更是真正的智者、无畏的仁者。所谓见贤思齐以德为邻，他们汪洋无涯的学问足够我们慢慢汲取，他们这种把学问做到极致、把人生越活越简单的本事也可以让我们懂得怎样从生命中获得快乐。

你当然可以说，如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王国维一样，这样的人都是五十年一百年才一遇，完全不可复制。试问谁能如饶宗颐先生一样在满世界留下脚印？要考证甲骨文，就出现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学，便去了法国；要研究梵文，可以去印度。他这个号称“无家可归的游子”，自由地从一个领域跨到另一个领域，还能做出各种开创性的成绩，仿佛不费吹灰之力，如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平常。但其实并不仅仅如此。

我的朋友邓聪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史前考古，他说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或者文物出

土，饶公都会立刻关注到。他对国内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是国内许多考古古人所不及的。还有几个他是研究简帛的，他们说，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对于上博简、清华简等重要的简帛文献，饶宗颐一直十分关注，还写文章进行阐释。

之前听过美国汉学家、敦煌学家梅维恒的几次讲座，他也是研究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的大家，他说他就是受了饶宗颐研究曲子词的启发。他觉得不管是甲骨文、梵文，还是敦煌学研究，饶宗颐都非常注意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证据，穷追到底，坚持去学习不同的语言文字，找到原典，追根溯源。

正如陈寅恪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学术之潮流。如果你能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情境，投身于其中，一定会创获甚巨。这一百年成就了这一批伟大的学者，下一百年又会成就怎样的学者呢？

饶宗颐在为人修学中也归纳了自己的“三境界”：“漫劳菲独赏，竟欢何极”“看夕阳西斜，林隙照人更绿”“红鸾尚伫，有浩荡光风相候”。他说，“越是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没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想探秘。”

此一去，想来应是“有浩荡光风相候”。